

传奇小说

梁氏庄园

真正有实力的大鳄，往往都隐藏在背后

故事发生在清末，以梁氏庄园里一位“傻少爷”跌宕起伏的命运和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为主线，揭示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与整个时代大环境的密切关联。当人性面临着正义与邪恶、得与失、生与死的岔路时，他们将作何选择？

杨明秀◎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梁氏 庄园

杨明秀◎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梁氏庄园 / 杨明秀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90-1400-1

I . ①梁… II . ①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598 号

梁氏庄园

作 者: 杨明秀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08 千字

印 张: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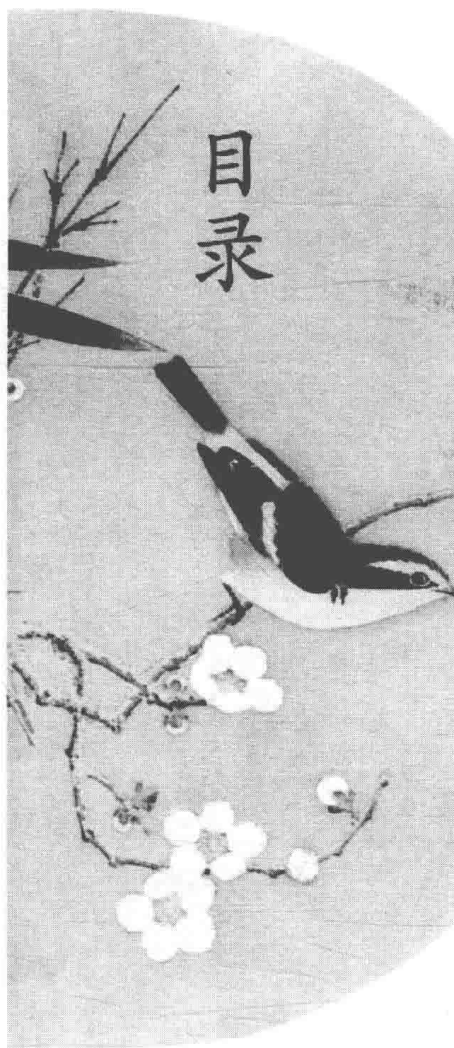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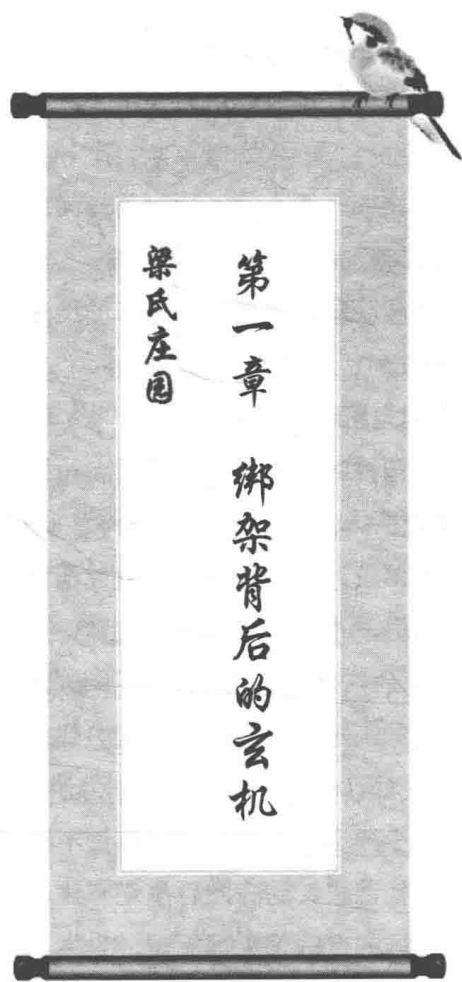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90-1400-1

定 价: 5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绑架背后的玄机	001
第二章	营救的代价	035
第三章	是利益，还是祸根	067
第四章	冲喜能治命吗	099
第五章	心上人远嫁他乡	133
第六章	发誓官司打到底	165
第七章	陷阱里的羔羊	197
第八章	新娘子的悲凉有谁知	231
第九章	智慧结出硕果	265
第十章	是红妆，还是冤家	297
第十一章	为他耗尽一世深情	329
第十二章	守护家园守护爱	363



梁理森做梦也没想到，他那天早晨的一举一动都笼罩在一双眼睛下，所以丝毫也没意识到危险就隐藏在距他不足十米的地方。他还像往常一样，亲自把于郎中送出大门。

那双眼睛的主人把自己埋在一堆麦草垛里，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半宿，一见他们出来，立即抖擞精神、竖起耳朵，像猎犬一样观察着对面的动静。

|002|

梁理森的心思都在病人身上。他在门口停住身形，抬眼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又看看身边的郎中，眼里流露着一份说不出的无助和忧郁，触到郎中的视线，勉强一笑，说道：“有劳于先生了。”

姓于的郎中面带愧色，擦了擦额头，拱手说道：“老爷……唉，实在是对不住了……都怪我医术不精，要不您再找别的郎中看看？”

梁理森苦笑一下，叹道：“唉——这些年，为他的病，到底请了多少郎中！开了多少方子，熬了多少药汤子，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怎么样呢？连一点起色都没有……再说我找谁去？这方圆百里还有比你医术更高的郎中吗？当年我的腿疾连济南府和京城的名医都束手无策，先生几副药方下去就好了——”

于郎中似乎也想起了昔年往事，幽幽说道：“要说这些年，各种疑难病症我也不是没见过，可……小少爷这病，我真是——唉，无能为力了。”

梁理森自然明白他作为郎中的挫败感，安慰道：“不瞒先生，有时候我愁得没办法，就忍不住寻思——这孩子是不是就这命？有道是‘病好治，命难医’。要真是那样，咱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于郎中终究难掩脸上的颓然之色，跟着叹了口气，摇摇头，拱手告辞。

正待离去，忽然听到院里传来一串呼喊：“小少爷，您快下来！求求您，快下来吧！”二人勃然变色，一齐抬头向屋顶看去。果然，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像个猴子一样敏捷地攀着山墙头的琉璃瓦，爬到了屋顶，像骑马一样骑在屋脊上，身上那件水青色的锦缎丝袍被秋风吹得一鼓一鼓，好像一个形状怪异的大气囊，随时都有可能托着少年飞走。

梁理森发出了一声哀叹，随即紧紧抿住嘴唇。郎中见他脸色铁青，牙关紧咬，连腮帮子上的肉都绷得紧紧的，知道他心里的痛苦已达到极限了。当下心里黯然，想安慰安慰他，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正在此时，街道拐角处传来一阵“哒哒”的声音，转出一个骑着毛驴的道士。只见此人身穿半旧不旧的灰色细布道袍，头戴半旧不旧的黑缎道巾，道巾下一张半黑不黑的山核桃脸，颌下一把半长不长的山羊胡须，正眯缝着眼优哉游哉地骑在毛驴背上，哒哒哒地走过来。

到了梁府门口的时候，道士睁开眼好奇地看了看台阶上的两个人，又忍不住顺着他们的视线，看到了屋顶上的少年。他的眼睛一接触少年就再也没挪开，眼神中先是流露出好笑的神色，接着变成不解，然后是探究，最后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毛驴驮着他已经走了过去，却见他一夹驴肚子，又退了回来，在两个人跟前站定，一偏身跳了下来。

“屋顶上这位少年公子是这家的人吗？”道士指着少年，一双眼睛在二人身上转了一圈，落在梁理森身上。

他的神情举止都落在梁理森和于郎中眼里，此时见他一问，梁理森心头咚地一跳，再一看他头上道巾乃是道教最高级别的冲和巾，知道遇到了高人，仿佛暗夜中看到了一束光明，急忙点头说道：“正是犬子。他——有这种行径，是一种病症。道长可有什么——”

不料道士却连连摇头，说道：“我可没有法子。就算有法子，我劝你也别为他医治了。”

闻听此言，梁理森满心希望落空，脸色一冷，不悦道：“道长这是什么话！有病岂能不治？”

道士毫不在意，继续打量着屋顶上的少年，徐徐说道：“呵呵，你若不信，只管为他医治。不过依我看，也都是在白费功夫。只因他这不是病，而是命。”说罢翻身上了毛驴。

梁理森见他说的和自己不谋而合，不由得一颗心直往下沉，呆了片刻，见他要离去，如何肯放？几步冲下台阶，上前拉住毛驴缰绳，恳切地哀求道：“道长乃是世外高人，法力自然不同凡响。今天有幸遇到道长，也是这孩子的缘分，还望道长给我支个招儿，救救他。”

道士摇头晃脑地说道：“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你还拉住贫道干啥？”

梁理森依旧抓住缰绳，说道：“不瞒道长，这些年来我请了无数医生，开了无数方子，这孩子的病情却是半分起色没有。请道长说清楚点，为什么说他不是病，而是命？若果真如此，有没有什么法子可解？”

道士一见他抓住缰绳不松手，只得再次跳下毛驴，急道：“哎呀你这个人，我方才不是说过吗？就算有法子，你最好也别医治。”

梁理森咽下一口唾沫，压住心头的不快，说道：“这儿不是谈论这事的地方，请道长进去喝杯茶，歇歇脚。我找人把这孩子弄下来，无论如何请您再仔细看看——”

于郎中也忍不住内心的好奇，上前做了一揖，说道：“是啊，在下几次为这孩子诊治，都不见效果。到如今也是心里揣着一盆浆糊，还望道长指点一二。”

|004|

道士翻翻眼皮说道：“他这病，不需要你这郎中调治。”又转向梁理森，“我也不进去啦——我不进去，也知道贵府的情形。唉，你说得对，兴许我跟这孩子也该有这场缘分，我就实情告诉你们吧：这天地之间呀，讲究阴阳相辅。如今虽然年头不济，尤其是今年，整个文登县不是涝就是旱，庄稼颗粒无收，但贵府却犹如繁花着锦、烈火烹油，着实地繁盛。在平常人眼里看来，这是上上大吉的好事，然而在贫道看来却未必如此，要知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今天见了这位少爷，才知道贵府长盛不衰的原因正着落在这位少爷身上，是他，在无形中化解了贵府的厄难。也就是说，正是这位少爷的病，使贵府的繁华之势得到了平衡。”见二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呆了，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又进一步解释道：“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挡了贵府所有的灾难，所以才成了这样子。如若贵府没有了他，或是哪一天他的病好了，就好比失去了一堵挡灾的墙，到时候只怕灾难就要来了。”说完，他也斜着眼看梁理森，问道：“现在，你还要继续为他医治吗？”

梁理森直愣愣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一颗心犹如沉到了冰潭。道士见

他这副神情，仿佛早在意料之中，微微一笑，翻身上了毛驴，哒哒哒地离开了。

“怪不得呢，什么药方也不好使。”于郎中喃喃自语道，然而当他看到梁理森的模样时，立即改口说道：“嗨，这种江湖道士的话，信不得的，老爷您可别往心里去。”

直到道士走得无影无踪，梁理森才醒过神来，抬头看着屋顶上的少年，艰涩地说道：“还望先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老爷放心，在下若连这点规矩都不懂，怎么能吃这碗饭？”于郎中说着告辞离开了。

梁理森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台阶，正想吩咐门房关上大门，却见一行人从中门那儿说说笑笑走了过来。看着他们神采飞扬的样子，梁理森的眉头又拧在了一起。

二

三十岁的梁世焯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天青色的长衫外面特意套了一件金红色的马褂，取其平步青云的意思；帽子也特意换了一顶镶珊瑚珠的，只因为珊瑚的形状如同桂枝，也是“蟾宫折桂”的彩头。尽管只是去济南府参加乡试，但是梁世焯就像已经高中了状元一样，精神焕发，志得意满，他白皙微胖的脸庞被兴奋涂上了一层醉酒似的红晕，对走在身旁的儿子梁德谦说道：“爹走了以后，你可一定要跟着先生好生温习功课啊，听到没？”七八岁的小德谦仰着小脑袋崇拜地看着自己的爹，口里连声答应着。

拥簇在他们身边的还有梁世焯的媳妇陈氏，二弟梁世炬，以及他们的继母王夫人，还有一些伺候房头的使唤人和仆人。众人听到这父子俩的谈话，也都笑了，梁世炬拍拍小德谦的脑瓜，说道：“再过几年，你也能像你爹一样，去参加乡试啦，到时候给咱们挣个高旗杆回来！”

王夫人则低头看着德谦，问道：“小孩子说的话准头大——你说说，你爹这次去能不能考中？”这句话看似问得漫不经心，但是声音里却透着说不出的

紧张。

小德谦还没回答，就看到了沉着脸的梁理森，顺嘴喊道：“爷爷。”

众人也看到了大门口的梁理森，一时都噤了声。梁世焯垂手站在一旁，恭谨地叫了声：“老爷。”

一向儒雅从容的梁理森好像突然之间老了十岁，尽管他在众人面前还像以往一样挺直腰身，却很难掩饰脸上的疲惫神情。

“又要去济南府？”他看了一眼儿子，淡淡地问道。对于梁氏家族这个长房长子，他曾经抱着极大的希望，先是希望他能像其祖父梁萼涵一样，在科举的路上步步高升，最后不说封王拜相，也能位列朝臣，延续官宦人家的风光。然而从小娇生惯养的世焯却一次次辜负他的期盼，自从二十岁上考中了廪生，到如今十年了，徒然往济南走了三四遭，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怏怏而归。眼看他走不了仕途，就想让他学着接管家务。这些年，梁家也置下了这份家业，有二十多家商号店铺，如当铺、油坊、货栈等，还有几个码头和两万多亩田地……这些家业终究是要交付给他这个长房长孙的，谁知他竟然对此半点都不上心，一心只想着科举考试——不是那块料，非得跳龙门！梁理森和他谈论过几次，见他实在不是可以托付家业的人，也就淡了这颗心，又不好打击他科考的劲头，只能任他去一次次地折腾。

父亲的态度就像一盆冷水，浇得梁世焯浑身冰凉，那句简短的话又像一根针扎得他的心生疼生疼，先前的意气风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紫涨着脸讪讪地站在一旁。梁理森觉察出儿子的窘迫，心里不忍，清了清嗓子问道：“济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吃的住的用的，都齐备吗？”

王夫人急忙接口说道：“老爷放心，济南的宅子那边，一个月前就派了得力的家人去了，这会儿应该都收拾妥当了。”

为了方便子孙到省城参加乡试，父亲梁萼涵三十年前就在济南府购买了一套带前后两个院子的宅子，平时只留一个老仆人看门，到了考试的时候，提前安排人过去打扫收拾干净，这样就避免了考生住在嘈杂的客店里影响学业。梁理森当初也曾住过那个房子，对里面的情形自然心里有数，当下点头，想了想，又问道：“祠堂里拜祭过了吗？”

梁世焯低垂着眼帘，掩饰住眸子里的委屈，低声答道：“一大早就去拜祭了。”

梁理森心里暗叹一声，前几次世焯赶考之前都是自己带领家人去祠堂拜祭祖先的，后来眼见得他一次次落榜，自己也懒得跟他在祖宗面前丢人。不过此刻看着低首垂目的考生，心里终究还是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希望在闪烁，当下和悦地问道：“跟老太太辞行了吗？”

梁世焯依然规规矩矩地答道：“昨晚请安的时候，跟老太太说过了。老太太说今儿就不用再特意去了，免得打扰她的早课。”

“哦——”梁理森哦了一声，算是知道了。他知道，自从父亲过世后，母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佛堂里，每天清晨都要在那儿诵经一个时辰，这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忍不住又抬眼看看屋顶上的小儿子梁世燧，突然问道：“怎么世煜没出来？他在哪儿？”

王夫人脸色一下子不自然了，小心地观察着梁理森的脸色，没敢接话。梁世炬在旁边说道：“听说镇上戏园子来了个山西的戏班子，三弟一大早吃了饭就赶过去了。”

梁理森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一句话不说地往里走去。王夫人看了一眼梁世炬，急忙跟在梁理森身后，一边走，一边急急地解释道：“再过些日子就是老太太的寿辰，我打发世煜去戏园子看看他们唱得怎么样，若是好呢，就等老太太做寿的时候请进府来唱几天。”

梁理森沉默一会，闷闷地哼道：“你就惯着他们吧！”走了两步，又想起一事，“老太太的寿日快到了，虽说今年年头不济，但在老太太的事上不能简慢！你去各处看看，该准备什么叫他们早点备着。”

听他不再追究世煜了，王夫人在他身后微微一笑，暗自吁了口气，柔声说道：“老爷放心，我这就把各处管事的婆子叫来，一个个吩咐下去。”一面说着，一面回头去看。梁世焯他们已经走到大门口了。

被父亲一打击，梁世焯原本饱满的自信心像被捅破的气囊一样瘪了，他出了府门，有点茫然地站在台阶上，看着长随昌庆指挥着几个小厮把箱子往车上搬，突然发狠说道：“这次，我已经把那些文章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去了！高低——”下面的话，他到底没说出来。众人看着他壮士赴沙场一般的表情，心下都忍不住生出些恻然来。

梁世炬抬头看看天，眼的余光看到屋顶上的四弟梁世燧，想起老爷对大哥的态度，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些年老爷都把心思花在这一个身上，有什么用！”

梁世焯正色道：“二弟，你跟个傻子置什么气呀！说起来咱们祖上也是钟鸣鼎食的官宦人家，兄弟子侄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老爷怎么会把他看在眼里呢？不过是当个稀罕物宠着罢了！最后光耀门楣的，还得靠咱们兄弟。”

梁世炬叹了口气：“我就是替大哥抱不平！大哥，要我说啊，你何必费那个劲！科举考试，不就是为了当官吗？我看还不如花钱买个官来得痛快！一样的结果，何必绕那么个大弯子？”

梁世焯听到这番话，皱眉沉默了好一会，转头问道：“你知道咱文登县为什么叫文登吗？”

“啊？”梁世炬没想到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蹦出这么个问题，一时脑子没转过弯，呆了一呆，不解地看着他。

梁世焯轻哼了一声，却不再解释，淡淡地说道：“你还是回去老老实实读书吧，别再起这种混账念头了。当心传到老爷耳朵里，有你好看的！”

梁世炬似乎明白过来，不屑地皱眉笑道：“我不过是随便那么一说，你别当真。我知道，在咱们家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爷爷从小就教过我们的，是不是？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你快上车吧。”说着拱手，高声说道：“祝大哥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梁世焯脸上露出笑意，看看车轿都准备停当，只等着他了，当下也不再啰嗦，又对媳妇陈氏叮嘱了一句：“我走了以后，你一定敦促德谦好生念书。”

陈氏连连点头，依依地说：“济南的宅子虽说也是自己家的，到底比不上在家里样样顺心顺手，你可当心身子……”说到这儿，咬住嘴唇说不下去了。

梁世焯点点头，转身上车。众人一直等到马车拐过墙角不见了，才转身回府。梁世炬抬头看着屋顶上的四弟梁世燧，不由想起三弟梁世煜来，一边走一边说：“怨不得老爷发火，这个三弟实在不像话！怎么说大哥参加乡试也是家里的大事，他竟然偷偷跑出去看戏。终究不是一个娘生的，就是不亲！”

陈氏急忙用眼神止住他，轻声说道：“二弟可别再说这种话，当心太太听见心里不自在。”

高村镇虽说是个大镇，但是境况一点不比山乡小村好多少，黄秃秃的街道两旁趴着一片灰扑扑的矮草房，大多数屋门紧闭，安静得像是一座座坟墓。大街上冷冷清清，别说做买卖的，连行人都没有几个，丝毫也看不到该镇该有的繁华景象。只有镇东头的九凤楼戏园子，像一朵妖冶的鲜花，开在这片破败之色上。整个戏园子四周彩绸绕顶，红灯高悬，锣鼓铿锵，正在演着《穆桂英挂帅》。演穆桂英的花旦明眸皓齿，眼波流转，看人一眼仿佛秋水漾起一圈涟漪，又似春风拂过柳梢，让人从骨头缝里生出一种痒酥酥的惬意来。配上那清丽婉转的唱腔，英姿勃发的扮相，当真有着勾魂摄魄的魔力。整个戏园子里的观众都屏住呼吸，瞪着眼睛看得呆了，就连卖瓜子续茶水的，都忘了自己的营生，被舞台上的穆桂英给吸引住了。

坐在前排正中间的梁世煜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半张着嘴，看得如醉如痴。说起来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作为梁府的少爷，大江南北他什么样的戏楼没见过？什么样的戏子没玩过？可就是这个穆桂英，跟别的戏子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把他给镇住了。一连唱了两场了，梁世煜一直规规矩矩坐着，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目光一眨不眨地锁在她身上。

|009|

舞台上的穆桂英自然也发现了台下这位衣着华丽的少爷，她突然冲他莞尔一笑，一折腰一踢腿，一颗小石子从舞台上飞起，不偏不倚正好射进梁世煜半张的嘴巴里。周围发出一阵惊呼，站在梁世煜身边的昌吉更是惊得跳了起来：“三少爷！”察看之下，见主子的嘴巴完好无损，才回过头指着舞台喝道：“你，——你好大胆！”

显然穆桂英也被这场意外惊住了，戏也不唱了，慌忙弯腰施礼赔不是：“对不住对不住，小女子一时大意，伤着公子了，还请公子大人大量，海涵一二。”

梁世煜笑吟吟地止住昌吉，从怀里掏出一方丝帕，吐出嘴里的小石子，仔细包好，揣进怀里，然后才起身，上前亲自扶起穆桂英，温声说道：“姑娘不必介怀，我没事。”

穆桂英感激地看了梁世煜一眼，又羞怯地低下头，低声说：“只要没伤

着公子就阿弥陀佛了。”

梁世煜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也压低声音说道：“在下伤是没伤着，不过这场惊吓却是不轻。姑娘若真有诚意，不妨等唱完戏请在下喝杯茶，压压惊。”

穆桂英又看了他一眼，见他一双眼睛含情脉脉地盯着自己，心头一跳，急忙低下头，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只要公子不嫌弃……”

梁世煜同样轻声说：“那在下就恭候啦。”说罢走回座位上。这时候戏班子老板朱传厚慌慌张张地从后台赶过来抱拳告罪，梁世煜摆手让他下去了。

舞台上锣鼓齐鸣，戏是接着唱下去了，然而梁世煜此时再看穆桂英，突然觉得不知是她有点心不在焉，还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总觉得她身上先前的光环正在消褪——她从高高在上的穆桂英正逐渐地变成一个戏子。想到这儿，梁世煜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有点心跳也有点小遗憾，然而有一点他是明白的：这个女人，是自己的了。

原先一直觉得很快的戏文突然间变得漫长了起来，好容易挨到散场，梁世煜带着昌吉匆匆赶到后台。朱传厚一看到他的打扮气势，知道不是等闲人家的公子，忙殷勤地上来打千儿问候，连声告着罪把他领到穆桂英的化妆台跟前，一叠声地嘱咐她好生伺候公子，才笑咪咪地去了。

|010|

穆桂英正在卸妆，她含笑瞅了梁世煜一眼，嗔道：“公子这么早赶过来看着，难道还怕人家跑了不成？”

梁世煜哈哈笑道：“在下倒不是怕小姐跑了，而是怕小姐卸了妆就不认识在下了。再说，小姐在戏台上艳惊四座，但那终究是戴着假脸子的，在下是想看看小姐的本来面目。”

这句话说得非常唐突，也非常不恭敬，若给一般女子早就恼了，但是戏班子里的人什么场合没见过？什么人不得应酬？所以穆桂英只不过愣了愣神，旋即笑道：“那只怕要吓着公子了。”

梁世煜刚才说完那番话，自己想想也是不妥，此时听她说了这句话，知道她心里不乐意了，便笑道：“在下说笑了，还望小姐海涵——这样吧，我们不在这儿碍事了，出去等你。”

穆桂英浅浅地笑笑，算是答应了。

梁世煜带着昌吉在戏园子门口等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忽见里面款款走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一身淡粉的绸衣上面疏疏地绣着几簇白色的海棠花，

摇摇曳曳地向他们走了过来，身旁跟着个身穿翠衣的侍女，手里拿着件大红斗篷。

女子走到梁世煜跟前停住，施施然下拜，柔声说道：“小女子吓着公子了吧？”

梁世煜盯着她那粉白娇嫩的脸庞，那双剪剪秋水般的眼眸，以及那张似笑非笑的小嘴，刹那间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昌吉在旁边偷偷捅了他一下，他才回过神来，勉强笑了一声，说道：“小姐确实吓着在下了！万没想到，小姐卸了妆竟然是如此——如此——”他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了。

看到他这幅失魂落魄的样子，女子身旁的侍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女子白了她一眼，轻斥道：“珠儿，不许胡闹！”

梁世煜此时才恢复了元神，不以为意地哈哈一笑道：“小姐住在哪儿？用我的轿子送你回去。只是不知道方便与否？”

他心里明白，像这位女子这样的身份，在戏班子里算得上是顶梁柱，决不可能跟那班普通戏子住在一起。果然，女子又福了一福，说道：“那就多谢公子了。我的住处离这儿不远，就在前面的倚红楼。”

当下梁世煜把自己的轿子让出来，他和昌吉走跟在轿子后头，一同向倚红楼走去。

四

梁府庄园占地约一百余亩，主子们住的瓦房、小楼有六百多间，周围分布着各级下人住的房子也一千多间，平时外面的大门一关，里面就如同一个封闭的王国。梁理森住的大屋位于整个庄园正中心的位置，一溜儿九间正屋高阔巍峨，院子里亭台楼阁，水榭亭廊，其奢华精致远非其他屋宇能比。梁理森穿过庄园内长长的街道，回到大屋，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使尽了，疲惫地对跟在身后的王夫人说道：“打发人把世燧扶下来，仔细别摔着。那些奴才，真是——唉！”他烦躁地摇着头，径直向书房走去。

王夫人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后头，转身问一向跟在老爷身边的昌福：“老爷这是怎么了？大清早还好好的，这一会工夫不见，脸上就这么难看。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昌福一头雾水地看着门窗紧闭的书房，说道：“没有什么事啊！刚才老爷就是出去送于郎中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应该——没什么事吧？”

“你刚才没跟在老爷身边？”王夫人皱眉问道。

“嗨，刚才老爷没让我跟着，我以为他和郎中要说什么话，就……退下了。”

莫不是世燧的病不好了？王夫人的心一沉，她定了定神，吩咐道：“你悄悄地找个人，去孟家庄问问于郎中，就说老爷回来以后精神不济，问问他知不知道原因。”

昌福答应着去了。这边王夫人勉强压下心事，吩咐使唤人玉凤将府里管事的婆子叫到前厅，把为老太太做寿的事一一安排妥帖，这才回到自己屋子。世燧已经下来了，正缠着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女玩“抄手扣”。少女两只手上七绕八绕地缠着几圈红丝线，世燧瞪着一双大眼正解得满头大汗。少女则在旁边很好脾气很温和地哄着他：“别着急，慢慢来，总能找到法子的。”抬眼间见王夫人走了进来，急忙站起身，恭顺地说：“蕙珠给太太请安。”

[012]

王夫人一见蕙珠，脸上就漾出笑意，说道：“你爹今天早晨来过了，你在路上没遇到吗？”

蕙珠答道：“回太太话，兴许走岔道了，没遇到。”

王夫人点头道：“嗯。你用过饭了吗？”

蕙珠看了世燧一眼，说道：“在家用过了。正吃着饭呢，昌顺急三火四地跑了去，说小少爷又爬上屋顶了，就这么着，我就跑来了。”

一句话又触动了王夫人的愁肠，她忍不住又怜又爱地摸了摸世燧脑后的辫子，叹了口气，说道：“这个孩子，尽给你添了麻烦。也不知怎的，家里那么大一帮子人都哄不住他，他怎么就单单只听你的话！害得你大老远地一趟趟跑……”

蕙珠脸色稍稍一红，说道：“横竖我在家没事，也乐意过来玩玩。可能是我从小和小少爷一起玩惯了吧，他才肯听我一句半句的。也是小少爷性子温和，不嫌弃我这个丫头……”

王夫人又叹了口气，拍拍蕙珠的手，“你这孩子，说话就这么招人疼。

哪里是他不嫌弃你呢？都是你不嫌弃他……不欺负他罢了。唉，也就是你对他有这份耐心，遇事又肯护着他——他那几个亲姊妹也没有这么周到的！”

旁边世燧歪着脑袋看看母亲，又看看蕙珠，突然猛地一把扯着蕙珠手上的红丝线，赌气嚷道：“你耍赖，你耍赖！看到娘就不跟我玩了！”

丝线勒得蕙珠痛呼一声，皱紧了眉头，几乎要流下泪来。王夫人见状轻拍了世燧一巴掌，喝道：“还不快松了手？看你把蕙珠姐姐惹哭了！”

世燧急忙松开手，一张脸贴近蕙珠的脸，紧张地盯着她的眼睛，说：“你别痛啊，你别哭啊，你别哭，我给你吹吹——哦，哦，不痛了，吹吹就不痛了……”

蕙珠眼圈一红，伸出被丝线缠绕的手摸摸世燧的脸颊，柔声说：“世燧放心，只要世燧听话，姐姐就不痛，姐姐也不哭。”

世燧脸上马上云开雾散：“真的？那我保准听话！”溜下炕，扯着蕙珠就往外跑，“走，我领你去看我的蛐蛐儿。”

王夫人在他们身后喊道：“小祖宗，你可把鞋穿上再跑，仔细摔着。”

吴妈正巧进来，笑道：“太太别喊了，他们早跑远了。”

王夫人也笑着叹道：“真是的，孩子大了，管不住了。”心念倏忽一动，呆愣片刻，突然说道：“吴妈，吩咐下去，中午多加两个菜——八大碗八小碗。留蕙珠小姐吃饭。”

吴妈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太太，八大碗八小碗？”

王夫人沉静地点点头。吴妈不解地摇着头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念叨：“八大碗八小碗，那可是招待贵客的标准呀……就凭她，一个小丫头……”然而她念着念着，心里灵光一闪，眼睛就亮了，恍然大悟似地点头微笑起来。

五

吴妈离去后，王夫人歪在炕上，看着院子发呆。从云层间筛下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糊的竹节纱洒进屋子，罩在王夫人身上，然而她似乎半分也没察觉到。一阵风过，窗外的游廊上飘进几片落叶，马上就有仆人扫去了。“在这深宅大